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閒坐無聊，重讀王勃《滕王閣序》。這種典故極多，句子講究押韻對偶的文字，出自一位年輕的王勃之手。初生牛犢不怕虎，當日對客揮毫，珍詞繡句，難怪被視為奇才。

重讀《滕王閣序》

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被視為千古絕句。其實佳句何止此一對仗之句，例如：「潦水盡而寒潭清，煙光凝而暮山紫」、「層巒聳翠，上出重霄；飛閣流丹，下臨無地」、「天高地迥，覺宇宙之無窮；興盡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」、「關山難越，誰悲失路之人？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，都是名句。王勃當年十分年輕，難免有點恃才傲物。南下省親途中，抵達南昌與宴會。當年閻伯嶼官為洪州牧，在宴會中請眾人吟詩作對。王勃這個初生牛犢不怕虎，居然應聲而起，即席吟唱。主人頗為不悅，並未與席，只令家人得句即報。當報至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句時，拍案而起，譽為天才也。

男生女相藝術家

甚至直接變性角色，例如林青霞飾演東方不敗；又如粵劇名家任劍輝，一直反串男性角色，許多年輕一輩的朋友，她們可能常常反串男性角色，一直誤會她是男性。說完女生男相，這星期，天命與閣下談談「男生女相」。其實這種面相的人，對於閣下來說，絕對不會陌生，你可能早已在舞台、電視、電影當中見過這些面孔。古代受到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等觀念影響，人們普遍覺得男女的面相、職能應該各自符合性別本身的特質，若有偏差則會被認為是不好的象徵。例如人們可能會覺得男性必須有陽剛之氣，而不應該看起來過於陰柔，自然就把他們與「不幸」、「奇怪」聯繫起來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上星期的專欄，天命用王菲等人作例子，介紹了「女生男相」的特色。其實這樣的女性，在演藝界並不少見，當中也有許多事業成功者，她們可能常常反串男性角色，甚至直接變性角色，例如林青霞飾演東方不敗；又如粵劇名家任劍輝，一直反串男性角色，許多年輕一輩的朋友，她們可能常常反串男性角色，一直誤會她是男性。

據史書記載，王勃幼年聰慧，九歲能讀顏氏《漢書》，十歲精讀六經，從小便能寫詩作賦，被目為神童。楊炯的《王勃集序》中寫道：「一時師百年之學，旬日兼之；昔人千載之機，立談可見。」他文章中的名句，流傳至今，每為人所引用。其中引自《滕王閣序》中的最多，除前述的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之外，「老當益壯，寧移白首之心；窮且益堅，不墜青雲之志」和其詩句中的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」都是時時為人引用的名句。今天，江西南昌滕王閣下，仍立有王勃石雕像。多年前我曾到滕王閣一遊，瞻仰這位巨古奇才。可惜這座滕王閣已不是王勃領唱的老閣，而是重建二十八次的今跡了，不過這個新聞，還有古色古香的形象，令人登之仍能發思古之幽情。

實際上，在現代社會，男生女相不一定就會「不幸」，而且在文藝界、娛樂圈、創作界容易取得不俗的發展。男生女相的特點，就是五官比較精緻、清秀，皮膚白皙或細膩，有陰柔美，讓人一眼望過去，彷彿看到一個標致的女人面孔。天命雖然不敢自命是走在潮流最尖端的那一位，但絕對樂意吸收新的潮流資訊，流行動向，對現在捲起「韓國風潮」也總有所聞。其實許多韓國男明星，恰恰就是男生女相，帶有陰柔美。例如最近大紅的韓國明星宋仲基，眉清目秀，五官精緻，皮膚白皙細膩，亦屬於男生女相。蘿蔔青菜，各有所愛，也許有些讀者朋友還是比較喜歡「陽剛氣足」的男明星，但無論喜歡與否，在「韓風呼嘯」的今天，我們也許很難像古代一樣，判定男生女相就是不祥的象徵吧？

孩子的本真

諾貝爾獎頒獎的順序，是根據諾貝爾在遺囑裡所安排的。然後是生理和醫學獎而接近人類。最後才輪到文學獎，以關注人類的精神。頒獎典禮之後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舉行盛大的宴會。首先是國王會為獎金捐獻舉杯祝酒。諾貝爾基金會董事會主席也會為國王陛下祝酒。獲獎作家在晚宴上致答謝詞。答謝詞由獲獎作家搜盡枯腸，自由發揮，各自精彩。

在眾多的答謝詞中，一九七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薩克·巴什維斯·辛格 (Isaac Bashevis Singer) 的答謝詞很精彩，備受稱許。他說，至少有五百條理由為孩子寫作，不過為了節省時間，他只提出十條理由：第一條：孩子讀書，不讀書評，他們完全不管批評家說什麼；第二條：孩子讀書不是為了找到自己的身份；第三條：他們讀書不是為了擺脫異化；第四條：他們不會利用心理學；第五條：孩子討厭社會學；第六條：他們不會嘗試去理解卡夫卡或者《芬尼根

的靈夜》；第七條：他們依然相信上帝、家庭、天使、魔鬼、女巫、山妖、邏輯、清晰性、分隔符號和其他古老的東西；第八條：他們熱愛有意思的故事，而不是評論、手冊和腳註；第九條：當一本書沒有意思、索然無味的時候，他們就會公然打哈欠，一點都不難為情或者害怕權威人士的干涉；第十條：他們不期待他們可愛的父母要拯救人類。像他們那樣的孩子知道，這是他們有權管的事情。只有大人有孩子氣的那種幻想。第六條提到的《芬尼根的靈夜》(Finnegans Wake)，是愛爾蘭作家喬伊斯最後一部長篇小說，書名來自民歌《芬尼根的守屍禮》。這段話其實意喻作家應兼具赤子之心。孩子的思維是純真、單一、不受俗世的污染。也不受功利，包括政治、權力的拘牽和干涉，所以他們的襟懷和眼界更接近本真。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說，稚拙還是美好的一面，它如一棵破土而出的幼苗，具有蓬勃的生機。托爾斯泰對他同年代的俄國作家高爾基的讚美，是用孩子來做比喻的。他對高爾基說：「……在你的思想裡面，有著很多小孩的成分，有著很多不成熟的東西，可是你對生活已經知道得夠多了，不應當再多了。」作家仍能保有童真，可謂鳳毛麟角，所以辛格提出「為孩子而創作的理由」，受到文學界的讚賞。

印象中以歌詞「騎馬跨槍走天下」聞名，譜成詞後一度風行的詩人張永枚，印象中此詞就作於東莞，但並不確切。不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，所有的印象可能是飄浮的，也許是錯覺，但已經不必深究了。我記得清楚的是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北京，作為中學生的我，曾被組織去聽在文化宮的報告，影星張良就曾高歌一曲，印象頗深，所以即使身在北京，我對東莞並不陌生，九十年代初，曾經匆匆掠過，印象中它在發展中，有點雜亂。這次重去，其實看不到市容，汽車直接把我載到山上，感覺有點糊裡糊塗，睜眼一看，酒店名字赫然在目：「三正半山酒店」。噢！一直以為是「三正半酒店」呢，心裡疑惑不已，這名字忒怪呀！有沒有山字，給人的感覺自然不同。

半山逍遙

於人在旅途中的住客來說，尤其貼心。當然還有海報，貼的是「孫楠世界巡迴演唱會」，還註明：「特邀表演嘉賓：韓紅」，最貴票價人民幣1,080元。我沒更加細看，就算有錢，也未必願意花費充當粉絲入場，何況有時間限制。我把視線移向門外，但見五柱噴泉正在烈日下往上噴水，有清涼的感覺。我們所住的是花園樓層，並沒有親水樓層那樣貼近游泳池。我看到住那樓層的人拖兒帶女，剛從池中出來，一副闔家歡的大家樂樣子。而在我住的花園樓層，室外有一對靠背椅，當中有一張圓桌，似乎可以用來喝咖啡聊天。更外面是一片叢林，幾棵高高的鳳凰木上，有豔麗的紅花，燃燒眼睛，並沒有享用，但看著就讓人渾身舒坦。話說古時塘廈鎮中心花園街有一口很大的池塘，人們在塘邊搭舍而居，因而得名「塘頭廈」，後來去掉「頭」字，變成「塘廈」，但鐵路至今還保留「塘頭廈」舊名為站名。這半山酒店遠離鬧市，入住這裡，要去別處並不方便，好在裡面設備良好，足以讓度假的男女老少大致滿意。最讓人滿意的應該是自助晚餐。晚餐不設座位，先到先得，時間還早，其他住客紛紛享用諸多設施，我們左右無事，閒着也是閒着，於是慢慢踱到那裡坐著，已有一兩個人捷足先登。後來人愈來愈多，看樣子大部分是香港客。先是廚藝

正在旁邊咖啡館喝咖啡的R一把揪住，原來裡面有冷氣。坐在沙發椅上，R給我點了一杯卡巴仙奴，待了一會，唯一的男侍者離開吧枱，走到立着高高的麥克風前，披上背心，抓起放在一旁的結他，坐在高腳椅上，說了幾句迎賓的客氣話，張口就唱起Beyond的《海闊天空》。咖啡屋內的香港人報以熱烈掌聲歡迎，他又唱了一首我沒聽過的國語歌，才下台而去，由一個匆匆趕來、看來是接替的拍檔小姐接手，但是我們看到離開的時間已到，再不捨，再想聽她唱歌也好，都不能不斷離開。如果說，酒店的自助晚餐不錯的話，那麼離店時，在酒店附近的午餐就乏善可陳了，不論是菜式還是服務水準，都不能令人滿意。當車離開東莞從山上下滑，車上有個中年女人發牢騷說：「這五星級太偏，我們連想去購物都不行！」噢，不是來度假的嗎？那你上錯車了！我想這麼說，但並沒有出聲。來旅遊，就各取所需吧，至於閒話，不管對錯，總不能干涉人家的言論自由吧！



酒店大門入口處。作者提供

限量明星：謝賢 謝賢近日在深扒新劇《賭城群英會》，日前坐車開工途中發生交通意外，當時他在車上睡了，撞車時他跌下地，左邊一條肋骨裂了，返港治理已無大礙，已八十歲的他可謂老當益壯。

小人物 自從金融危機之後，全世界的經濟都被敲下了下來，主要依賴出口的加工製造業，生存境況非常不好。有一天，我去一間製造業工廠做訪問，約訪對象是工廠的董事長兼總經理，一位港商。我依約抵達工廠時，這位港商仍在處理外務事情，要晚些才能趕回來。他囑咐工廠的一位工作人員招呼我。通過這些年的採訪觀察，我發現港商在珠三角開的代工廠，普遍規模都不大。二零零八年之前，動輒聘用兩三千，甚至五六千的港資工廠不在少數。最近幾年，大部分從事加工貿易的港資工廠，用人總數也是五六十到一百多左右，所以一個員工身兼幾職是常有的事情。受命招呼我的這位大叔，五短身材，五十上下的年紀，望之慈厚樸實。

順水推舟的醫療態度 近來流行感病毒不少，很多人都生病發燒，我們相熟的中醫說試了幾種不同方劑，再為今年的病毒製了一方，兩三天已康復。原則是先看清楚這一輪流感走向，多是先流鼻涕，然後呼吸困難，且筋骨異常痠軟，發熱速度極快。而試了藥是傳統古方，加了幾味，服後一咳就很多痰出。我們作為病人，深感中藥如何強化受影響的器官，幫其大力排毒。我想起之前看順勢療法也是這樣，是看病徵如何，然後用引起相同病徵的藥劑再推一推，那身體本來掙扎要完成的東西，便能成功有效率地完成，達至排毒及治癒。以上就是順水推舟的醫療態度。

西醫與其他療法的最大分別，是會標籤病菌及病毒。當然很多其他醫學系統也會講論病菌，但治療方法不是以「人盯人」的殺滅方法，而西藥是用某化學藥物對付某病菌的方法，所以會產生抗藥性。簡單而言，其他療法強壯身體去打回和攻毒，因為身體強壯的話，可以以一「有機」的特質，在打仗時作出相應的應對方法，而非只依靠西藥的化學成分去對付，結果病菌一遇上化學物已改變，因而變種，或身體的好士兵也一併被西藥殺死。

其實對於病毒及病菌是否壞人，很多人也有不同說法。中醫網站岐黃策略團隊說：「大家都知，絕大部分的細菌病毒都是機會主義者，其本身並不致病，人之所以被它們感染，乃由於那人本身的內在平衡被打破了，出現了細菌病毒滋生的條件，細菌病毒當然不客氣！」健康博士周兆祥則說：「堆積成腐爛發臭的毒性廢料，身體只好用非常的手段去清除（送走）它們，那就是升溫（發炎），於是那一小撮「有潛質搞事」的微生物（所謂「惡菌」），就被「收容管轄」，它們的任務是盡快掃除積毒，於是腸道生態變天，人即告生病。生病是不折不扣的自然緊急排毒手段，「惡菌」無非是借用來做外勞的傭傭兵，它們完成任務，即由體內的衛兵（白血球等）吞噬，白血球與它們齊齊犧牲，屍體排出體外，成為膿、鼻涕等等。」我們的「齊齊齊齊」網頁上，一讀者則指出更有意思的看法：「病毒的道理其實是錯的，是人體受到風濕濕寒（氣候），造成人體細胞傷害而產生的蛋白質廢物（即病毒），侵入經絡，繼而生病。」

自四川鄉下的打雜大叔，雖然在工廠沒有一個明確的職位，做事卻也機警盡責。通過負責門衛放行工作，他就能清楚地告訴我，現在工廠每個月出貨的車輛，比往年少了三成多。參與監管物料進出，他也弄明白了原材料價格增漲，對於生產成本的影響幅度。參與工人熟練分配，他不僅知道了工廠的新酬訴求，也為工廠能留住熟練工人，提出了好幾條有效的建議。我的判斷果然沒有錯，這次希望採訪到的細節，打雜大叔這裡全有了。根據以往的採訪經驗，港商，特別是從事製造業的港商，在接受採訪時，大都偏向拘謹保守，表達能力普遍不如那個彷彿佛政政治家，張口就能滔滔不絕的台商。那位一臉歡意趕回來的港商，依舊沒有超出我的預期。於是，我選擇的新聞主角，便是提供了大量翔實資料的「小人物」大叔。報紙出街之後，我特意寄了一份報紙去工廠。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自己說的話刊登在報紙上，打雜大叔既驚訝又激動，專門打了通電話給我。我調侃了他一句，「看看，您以後還敢說自己是小人物嗎。」電話那端，除了憨笑還是憨笑。大學畢業前我曾在同一間報館做實習生，沒有薪水，只拿稿費。偶爾也給那份報紙的文藝副刊寫篇「豆腐塊」。有一次路過報館門口，四十多歲的門衛大叔突然很熱情的跟我打了個招呼。他說看到我在副刊上寫的一個小故事，覺得很有同感。其貌不揚的保安大叔，原來也有一顆熱愛文字的心。那天正好也因為非典，那一年的就業形勢空前嚴峻，報館招聘新人的職位競爭也很激烈。並沒有做特別多爭取工作的我，竟然被錄用了。事後我才知道，報館一個負責人路過門衛的時候，聽到兩個保安在聊天。其中一個正在跟另外一個推薦一篇文章，正巧，那篇文章是我所寫。連保安大叔都讚不絕口，居然是我從激烈競爭中勝出的理由。儘管最後並沒有選擇去那間報館工作，我卻從中明白了一個道理，人生哪有什麼小人物。